

上 编

第一节

“河西”河西的地理概况

一、“河西”

“河西”，指黄河以西的地方。

黄河，古代又称大河。以其方位作为地理名称，这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采用了，当时主要指黄河中游秦、晋交界地区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派蒙恬将兵略地，据有河套一带，当时称河套以南的地区为“河南地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始皇帝三十二年（前 215），秦始皇“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，略取河南地”。《正义》云“河南地指‘灵、夏、腾等州’”。同书《蒙恬列传》：“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，收河南，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”秦代西部的疆界大致以大河为限，秦长城西部修筑在大河东侧的河岸上。顾颉刚《史记杂识》记：民国二十八年八月

在兰州,宿小西湖,地滨黄河,有旧墙一堵,说者以为即秦长城遗址,“兰州之北城亦即因于秦城也”。旧兰州北城墙滨黄河南岸,就是利用秦长城的一段遗迹修筑而成的。秦以大河为界,势力没有扩大到河西,更没有在河以西设立过郡县政权,因而秦代没有“河西地”之说。

西汉建立后的数十年间,西部陇西、北地二郡不连接大河,势力与秦相仿。至汉武帝元狩二年(前 121),汉朝政府派将军霍去病两次渡河,深入大河以西之休屠、浑邪诸部地,走遍了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。但是,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和《汉书·霍去病传》在叙述这次战争的过程中,引用了许多奏书和上谕原文,其中罗列有许多地名,就是不见“河西”一词,可见在汉元狩年间,还没有出现“河西”这个名称。

有人以为元狩二年就有“河西”这个名称,这是对史料的误解。

《史记·骠骑列传》在所附《路博德传》等诸传之前,有几句概括语,其中写道:“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,遂开河西、酒泉之地,西方益少胡寇。”司马迁的这句话,是概括十多年的事,在说完浑邪王降汉之事后,用“遂”字连接开河西;“遂”在这里有“后来”“接着”等意思,不是浑邪王降汉时就有“河西”这个名称。《史记》成书于武帝末年,这时“河西”之词已广泛使用,所以就用了这个名称。班固著《汉书》,未能领会司马迁在这里用“遂”字的意思,轻意将“遂”字删去,《霍去病传》中就成了“浑邪王以众降数万,开河西酒泉之地”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,似乎浑邪王降汉与“河西”这个名称是同时出现的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在叙述汉匈关系时,也是把浑邪王降汉与“河西”这个名称同时出现的。文云:“于是,汉已得浑邪王,则西、北地、河西益少胡寇,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、新秦中

以实之，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。”这段文字所记事情至少包括元狩二年到元狩五年（前 118）约 4 年时间。北地少胡寇和徙民于新秦中减北地以西戍卒半，最早是元狩四五年间，这时汉朝虽然连续击败匈奴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向大河以西发展。引文中所称“北地以西”，实际就是指大河两岸地区，并未深入河西。元狩二年汉朝的军事力量虽然到达河西，但旋即退出，汉朝没有经营河西之前，不会在这个地方设立管辖机构，因而也就不可能用“河西”这个地名称呼这块地方。

“河西”一词作为地名，是与汉朝开始经营大河以西地区这件事情分不开的。汉朝经营大河以西地区，从元狩四年（前 119）后开始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云：

“是后（元狩四年以后），匈奴远遁，而幕（漠）南无王庭。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、置田官，吏卒五六万人，稍蚕食，地接匈奴以北。”

卫青、霍去病击败匈奴单于，匈奴退出漠南，在元狩四年。汉朝向大河以西移居置田官，只能从元狩五年以后开始。当时移民垦田的范围，仅限于朔方郡以西至令居。朔方郡以西即今宁夏银川、灵武以西，令居在今兰州以西的永登县境。由此可见，汉朝最初向大河以西发展，仅限于大河西岸地区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又称：

“其后岁金（约元鼎五年，前 112），（张）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，皆颇与其人俱来，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。……而汉始筑令居以西，初置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国。”

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元狩四年，元鼎二年（前 115）返回。约元鼎四五年间，副使和大夏等国使臣才陆续到汉京城长安。汉朝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令居以西发展，直至酒泉一带。汉朝在酒泉设置管理机关，不会早于元鼎六年（前 111）。

这个问题,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提供的资料可以说明。文云:

“其明年(元鼎五年,前 112),南越反,西羌侵边为桀。于是天子……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,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,初置张掖(张掖置郡在后——引者注)、酒泉郡,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,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。”

据《汉书·武帝本纪》记武帝发陇西、天水、安定骑士击西羌,在元鼎六年(前 111)冬十月,渡河筑令居只能在此一年。元狩五年后汉朝虽然在令居地区开田置官,从事农业生产,但没有设立堡塞。元鼎六年汉朝在令居建成堡塞,这是在大河以西建筑的第一个城塞。“河西开田官”,移民屯田,就从这个时候开始;“河西”与上郡、朔方并列,作为地名,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
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概述这一过程时云:

“及武帝征伐四夷,开地广境,北却匈奴,西逐诸羌,乃度河、湟、筑令居塞。初开河西,列置四郡,通道玉门,隔绝羌胡,使南北不得交关。于是障、塞、亭、燧,出长城外数千里。……河西地空,稍徙人以实之。”

由此可见“河西”作为地名出现,是在汉朝开始经营河西的过程中逐渐使用的,并非霍去病击败匈奴休屠、浑邪二部时就有这个名称。

但是“河西”一词的内涵,即其所包括的地理范围,还在不断变化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:“其明年,浑邪王率其民降汉,而金城、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,空无匈奴,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!”这段话所系年代和后面所记的史实是不相符的。浑邪王降汉在元狩二年,当时汉霍去病的兵力仅至今酒泉一带,未向

酒泉以西深入，酒泉以西仍有匈奴统治下的部落，何能说“南山至盐泽，空无匈奴”？这段史实是元鼎二年张骞和他的同行者第二次出使回朝后，向朝廷的报告中说的。

这里所说的“金城河西”，是指金城河以西，为了扩大所指范围，在“河西”之后又加“西”字，称“金城河西西”。“并南山”，即傍南山，与《大宛列传》开头时的“并南山”相一致。此“河西西”，实指今兰州以西至酒泉、敦煌地区，当时不称“河西”，而称“河西西”。可见，最初的“河西”，仅指大河以西不远的地区，扩大范围，还要加“西”字，这才包括后来的四郡地区。这种概念，反映了元鼎二三年间汉朝经营河西的情况。当时的屯戍范围在大河以西不远处。这与前引之“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、置田官”的状况相一致。

自元鼎六年汉朝在小月氏故地设立酒泉这一军政管理机构后，“河西”一词又有了新的涵义。当时称金城大河以西至酒泉以东地区为“河西”地，酒泉附近及其以西为酒泉地，史书中把“河西”与酒泉二地并列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：

“自是以后，用事者争言水利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，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。”

据前引之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，酒泉设置机构、开田官始于元鼎六年，引河水以灌农田，也是从此以后开始。“河西”当时不是郡名，历史上也没有“河西郡”说，但它与朔方、西河等郡并列，可见这时“河西”已经作为一地区名列入官方文书。这种情况，还可以从另外的记载得到证明。《史记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》载：

“征和三年（前 90），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，以兵降胡。重合侯莽通出酒泉，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，击匈奴。”

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作“商丘成二万出西河”；成至浚稽山”。浚稽山在居延以北，即张掖郡北。商丘成击匈奴至浚稽山，当由河西出兵，不可能从西河郡绕道至浚稽山，何况李广利已从西河郡西北之朔方出兵，商丘成断无从西河郡绕道之理。《武帝纪》所记“出西河”当为出河西之误。莽通出酒泉，商丘成出河西，并北击匈奴，也可以证明河西、酒泉当时并为河西地区的军事要地。此外，《史记·骠骑列传》所记“遂开河西、酒泉之地”，也是河西与酒泉并列，统冠河西地区的例证。

“河西四郡”之说，在《史记》中未见出现，而在《汉书》中却多次出现，这说明司马迁在世时^①，河西走廊尚未建成四郡，河西建起四郡，是在司马迁逝世以后。换句话说，汉武帝在位时，河西只有三郡，没有四郡，河西四郡最后一郡的设立，是在武帝以后。至汉宣时河西四郡全部建起，“河西”和“河西四郡”就成了河西地区的总称；“河西”就包括河西四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

“自武威以西，本匈奴昆邪王、休屠王地，武帝时攘之。初置四郡，以通西域，隔绝南羌、匈奴。”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称：

“其后，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，降浑邪、休屠王，遂空其地，始筑令居以西。初置酒泉郡；后稍发徙民充实之，分置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。列四郡，据西关焉。”

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又加以转引、概括，其文云：

“及武帝征伐四夷，开地广境，北却匈奴，西逐诸羌，乃度河、湟，筑令居塞。初开河西，列置四郡，通道玉门，隔绝羌、胡。”

^①司马迁死年，有几种说法，一般认为他死于汉武帝之后，即昭帝初年

很显然,《西羌传》的这段文字,是在上述《地理志》和《西域传》的基础上写成的。《西域传》称“初置酒泉郡”,后分置武威、张掖、敦煌,并列四郡,说明初置时仅一郡,其他三郡为后来分置,可不限武帝时。《地理志》“初置四郡”之前,叙述四郡之地的来历,用句号断着,两件事情不必说成是同时。而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则把“度河、湟,筑令居塞。初开河西,列置四郡”连在一起,似乎是连续进行的,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:汉武帝从筑令居塞到开河西地、列置四郡,是一气完成的。其实不然。本来,班固对河西四郡设置的时间、顺序就没有搞清楚,范晔在此基础上概括就更难说清楚了。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论述。尽管存在这些问题,从汉宣帝时开始,以河西四郡之名概称河西地区,则是事实。

新莽之后,又出现“河西五郡”之说,把原有的河西四郡加上金城郡,并称“河西五郡”。最初是因窦融割据河西开始的,后来得到东汉光武帝诏书的认可。《后汉书·窦融传》记其事云:

“融见更始新立,东方尚扰,不欲出关,而高祖又尝为张掖太守,从祖父为护羌校尉,从弟亦为武威太守,累世在河西,知其土俗,独谓兄弟曰:‘天下安危未可知,河西殷富,带河为固,张掖属国,精兵万骑,一旦缓急,杜绝河津,足以自守,此遗种处世。’兄弟皆然之。融于是日往守萌,辞让巨鹿,图出河西。萌为言更始,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。

“是时,酒泉太守梁统、金城太守浑钧、张掖都尉史苞,酒泉都尉竺曾、敦煌都尉辛彤、并州郡英俊,融皆与为厚善。及更始败,融与梁统等计议曰:‘今天下扰乱,未知所归。河西斗绝在羌、胡中,不同心努力,则不能自守。叔

钧力齐,复无以相率,当推一人为大将军,共全五郡,观时变动。’议既定,而各谦让,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,人所敬向,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。……融居属国,领都尉职如故,置从事监察五郡。”

由上可见,“河西五郡”是原四郡加金城郡合成的。金城郡辖地跨河东河西数县,郡治设在河东,西汉时一般不列入河西。自新莽初先零羌起义,占据金城郡,金城郡守侨居河西。窦融组织力量时,把金城郡守联合在一起,并称“河西五郡”。窦融置从事监察五郡,也包括金城郡地。

东汉光武帝刘秀承认‘河西五郡’事,亦见于《窦融传》所附诏书。诏书称:

“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、属国都尉(窦融)劳镇守边五郡,兵马精强,仓库有蓄,民庶殷富,外则折挫羌、胡,内则百姓蒙福。”

从这封诏书可见,刘秀承认了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的官职,也就接受了把金城郡划入河西势力范围这一既成事实。

金城郡始设年代,据《汉书·昭帝纪》载在始元六年(前81),纪云:“以边塞阔远,取天水、陇西、张掖郡各二县,置金城郡。”金城郡治所初在金城时,在大河以东,后来迁至允吾,就在大河以西了。其辖境在宣帝开湟中屯田以后,大部分地方也在河西,不过是向湟水流域发展。

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,对金城来说,不是名义上的监察,也不是仅仅掌握了一个流域的金城太守,而是有实际行动。《窦融传》云:“更始时,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,居其郡。隗嚣使使赂遗封何,与共结盟,欲发其众。融等因军出,进击封何,大破之,斩首千余级,得牛马羊万头,谷数万斛,因

并河杨威武。’实际上是窦融击败了先零羌,夺回金城郡地,成为名副其实的河西五郡大将军。

窦融统治河西产生的另一个结果,是河西的辖境向河东发展。西汉时河西最东部的武威郡辖区都在大河以西,而安定郡的鹑阴县也在大河以西,河西四郡辖境没有涉及河东。但是,窦融统河西的结果,势力向东扩张,东汉时武威郡境深入大河以东,不仅原先安定郡的鹑阴县划入武威郡,还把河东的祖厉县也列入武威郡辖境。东汉时称河西四郡,其中有一块地方是在河东地区。魏、晋时在武威置凉州,凉州辖区除河西四郡外,其势力或多或少要包括河东的一块地方,这都与窦融的这段历史有一定关系。

综合以上叙述,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“河西”的地理范围是不断发生变化的。大致来说,元狩末年至元鼎二年,汉朝初开河西时,当时的河西仅仅是朔方以西至令居,即大河以西最多不过百余里的地区,汉朝在这个地区移民垦田。元鼎六年修起令居塞,接着向西发展,直至酒泉一带,并在酒泉设立了军政机构,这时的河西或指大河以西至酒泉以东地方,有时也包括整个河西走廊。至汉宣帝初设立武威郡,河西四郡全部建起,这时的“河西”与“河西四郡”两个名称内涵基本接近,所指的地理范围也大致一样,一般说河西,就指河西四郡。从新莽后窦融割据河西,称“河西五郡大将军”,此时的河西不仅包括河西四郡,还兼有大河以东附近的一部分地方了,即把河西的管辖范围向河东延伸了。

二、河西的地理概况

河西和河西走廊是两个涵义不同的名称,但他们又有不

可分割的密切关系。

秦代称黄河河套以南地区为河南地，称朔方郡河套以北地区为‘北河’。《史记·主父偃传》引公孙弘说：“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，终不可就。”此 30 万众并非筑河堤，而是在河套地区筑城储粮以御匈奴，北河包括现在的河套地区，也包括河套以北直至高阙的大河以北地方。

顾名思义，河西是指大河以西地区。从朔方郡至金城一段的大河以西地区，统称河西。广义地说，今宁夏以西到腾格里沙漠，甘肃兰州以西直至敦煌，以及湟水流域，都包括在河西的范围。但是，一般说来，湟水流域另成一个地理区域，就不包括在河西这个地理范围之内了。

河西的西界，也是发展的。如前所述，西汉时一度以河西和酒泉概括河西地区，此时河西西界仅至酒泉以东。敦煌郡设立后，河西西界直至玉门、阳关。《汉书·西域传序》：“西域，东则接汉，以玉门、阳关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孟康曰：‘二关皆在敦煌西界。’阨塞也。”可见“东则接汉”的汉，是汉朝设置郡县的管辖区。汉朝在河西的最西一郡是敦煌郡，玉门、阳关是敦煌郡的西部关塞，此二关就成了河西的西界。河西的北部，包括腾格里沙漠和阿拉善坦地，汉朝虽然没有在这里设置郡县，但根据自然区域一直为河西四郡管辖。

河西走廊的范围比较小，位于河西中部，是河西地区的精华所在。

从汉代金城渡口或鹑阴渡口渡河，穿过河西的一段山谷地带，到达乌鞘岭北坡坦地，就算进入河西走廊。走廊的南侧，祁连山脉东西方向发展，北侧支脉延伸幅度很小，对交通没有大的影响，基本上像一堵高墙耸立，隔绝南北。走廊的北侧，沙漠、山峰相连，伸缩幅度较大，近的像龙首山、合黎山，与

祁连山北伸支脉相距不过数十里，远的则很远，像谷水下游绿洲和居延绿洲，与南山相距数百里。不论南北相距远近，两大自然屏障之间，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由东向西的径直可通的道路。利用这条平坦的道路，可直达玉门、阳关，所以，人们称这条道路为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的地理范围又包括道路两侧的平川地带。

走廊两侧的天然屏障保卫着走廊地带，同时也影响着走廊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。

祁连山耸峙于南，把南北划分为两大自然区。山上雨水丰富，积雪充足，雨水和融化的雪水一年四季向下流。从北坡山谷间流下的水，由小溪汇成大河，穿过走廊地带，有的渗入地下，形成暗流，有的从地面流过，在阿拉善坦地以南形成许多湖泊。河水向北流的过程中由于地面坡度较大，水流冲力强，冲刷河岸、河床，带走大批泥沙。每遇洪水季节，水量增加，河道漫溢，带走的泥沙更多。泥沙在中下游，有的沉积，形成许多扇形冲积平原，有的被风卷起，形成一座座小沙丘。当第二次洪水下来，又冲刷河床，带走流沙淤泥。这样，年复一年，祁连山坡被不断冲刷，山谷不断加深，卵石、泥沙不断北走，在走廊北侧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沙山，构成沙漠地带。这个流沙，又和西北风吹来的蒙古的流沙相汇，不断扩大沙丘的面积和增加沙山的高度。湖泊、河流的绿洲森林灌木，阻挡沙漠继续南下，包围着走廊地带，保护这里各种植物的生长。

大致来说，上游水量大，河水流程长，沙漠南移就慢；反之，沙漠南移就快。总之，沙漠南移一直威胁着河西走廊经济的发展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姑臧，南山，谷水所出，北至武威入海，行七百九十里。”这里所说的武威，是西汉时武威县，治所位于今民勤县北约百里的红柳园一带，辖地与海相连。此

海即汉代的休屠泽和猪野泽。当时的谷水流程近 800 百里，两个泽的面积也相当宽广。今天的大河（谷水）流程大大缩短，两泽干枯，部分已被沙漠覆盖，变成腾格里沙漠的一部分。

汉代弱水流入居延海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羌谷水出羌中，东北至居延入海，过郡二，行二千一百里。”汉居延地区有大片绿洲，是重要屯田区。今日屯田遗址则大部被沙丘淹埋，遗址和大批居延汉简，是在沙堆中挖掘出来的。这就是河水流量减少，沙漠南移的结果。

沙漠与湖之间，形成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带，多少起着固定地表、阻挡流沙的作用。这个地带，从河套以西开始，断断续续，长达千余里，与新疆东部的盐碱地相连。盐碱地形成的原因，是河西走廊占有很大面积的灰棕荒漠土，其中“含有大量的石灰质和石膏，呈碱性反应。风沙地区的流沙和沙丘上的荒漠土型的松砂土中，也含有极多的呈假沙土状的盐分颗粒”。^① 这些盐分子成分，经过长时期湖泊的水解和太阳光照，便溶解扩散，使周围的土壤成分不断盐碱化。时间越长，盐碱扩散的范围就越大，终于形成盐碱地带。

由于成因不同，这个盐碱带分别生成盐、碱、硝等几种物质。盐的分布范围较广，比较大的盐池有几个，品种有青盐、白盐、土盐等 3 种。其中青盐质量最好，味美，呈颗粒状，结晶透明，最大的盐块重达一二斤，甚或有三四斤者，俗称盐根。白盐次之，土盐更次，是一种不成熟的盐种。不过，白盐、土盐分布较广，采取方便，穷苦人无力运盐，无钱买盐，也可以就近以白盐、土盐代青盐食用。旧民勤县城方圆不过五六平方里，城内还有一个小盐池，居民偶尔也有以此土盐为调料者。

① 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编著，《甘肃省地理》，第 55～56 页。

碱依其生成的条件分冰碱和土碱两种。冰碱是在原来的湖泊中形成，略透明如冰块状，质量很好；土碱中含有不等数量的沙土，结构松散粗糙，但分布面广。不论冰碱、土碱，上面都覆盖着一层沙土，刨去沙土，就可以挖出大块的碱，较大的块可达数吨。在过去工业不发达时，碱主要用于居民食用，或者用于洗涤除污。

硝浮在地表，有粉末状和薄块状等数种。远远望去，一片呈白色的地表，上面就有硝。当地居民需用时，或用扫帚扫，或用铁锨刮，做熟羊皮、牛皮用。河西居民熟生皮，不像藏民用酸奶子，都是用硝。

河西地区的这一盐碱地带出产的盐、碱、硝等产品，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，特别是丰富的盐矿成为这个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。但是，盐碱地分布地区很广，影响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的生长，需要通过土壤改良减少其副作用。

根据地形和河流等自然条件，河西地区可分为 4 个区域。

1. 石羊河(即谷水)水系平原(约今武威专区各县)

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

“姑臧，南山，谷水所出，北至武威入海。”

“武威，休屠泽在东北，古文以为猪野泽。”

关于谷水水系的水源、流向，《水经注》有详细记载，文云：

“猪野泽在武威县东北，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，东北即休屠泽也，古文以为猪野也。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。泽水二源，东北流为一水，径姑臧县故城西，东北流，水侧有灵渊池。泽水又东北流，径马城东（即休屠县之故地也，本匈奴休屠王都），谓之马城河。又东北与横水河合，水出姑臧城下，其水侧城北，流注马城河。河水又东北，

清涧水入焉，俗亦谓之五涧水也。水出姑臧城东，而西北流，注马城河。河水又与长泉水合，水出姑臧东掇次县，西北历黄沙阜，而东北流注马城河。又东北径宣威县故城南，又东北径平泽、晏然二亭东，又东北径武威县故城东。《地理志》曰：‘谷水出姑臧南山，北至武威入海。’

届此，水流二分，一水北入休屠泽，俗谓之西海；一水又东径百五十里，入猪野，世谓之东海，通谓之都野矣。”

《水经注》成书于北魏。西汉至北魏，这一带地形没有多大变化，但地名略有变化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休屠，莽曰晏然。”此晏然二字可能取社会安定之意。《盐铁论·广地第十六》：“边境强则中国安，国安则晏然无事。”王莽更改的地名很多，这种情况即是一类。但是《汉书·地理志》明言，晏然即休屠县，而北魏时晏然亭在汉武威县城南，宣威县故城东北，向北移 100 余里，不能把王莽时的晏然县理解成北魏时的晏然亭。

下面将《水经注》的这段文字与今日的地理情况略作比较。

《水经注》称谷水上承姑臧武始泽，泽水二源，东北流合为一水，径姑臧县故城西，水侧有灵渊池。汉代姑臧城在今武威县城东北约新城附近。姑臧城西北向东北流之水，一为南营口流出之南营水，一为西营口流出之西营水，南营水流入姑臧城西。西营河水分支，一支偏北，一支偏东，其偏东的一支与南营河水合，武始泽与灵渊池，当今海藏寺一带湖泊地区。马城为汉休屠县故地。《读史文苑纪要·武兴城》：“张轨盖析休屠置晏然、马城。”又休屠城条记休屠城在马城东。武威专区博物馆梁新民同志考证：今武威城北 50 余里之三岔堡故城，就是汉休屠城遗址，位置在谷水西。马城更在其西，与谷

水径马城东相符^①。马城以北，横水河流入，水侧姑臧城北。横水上游当今杂木河，河出武威南山，至武威城东，称大河，或东大河。河水又汇武威城北断层处流出之泉水，北流入马城河。清涧水一名五涧水，水出姑臧城东，即今白塔河。白塔河在今于家湾以北，流入马城河。长泉水即今红水河。水出汉姑臧东掇次县。水源为汉苍松县谷所出之松陕水，北流至掇次沙地，形成长形湖泊。水又从湖泊下游流出，称长泉水。从长形湖泊流出之水带着大量泥沙，与清水河相比，呈红黄色，故称红水河。红水河汇入谷水（马城河，今石羊大河）后，从东西流入该河之水，尽为小溪，史书不载。河水向北流，分别入于休屠、猪野二泽，后人称青土湖和白亭海。

谷水的整个流程，形成两大绿洲。长泉水入谷水口以上，为一绿洲。此绿洲东自松陕（今古浪峡口）流域起，西至今永昌东西大河为止，南界祁连山坡，形成扇形。在此扇形绿洲内，河水由南向北，密如蛛丝，成为一块肥沃的冲积平原。红水河入口处以下，即今蔡旗堡以北到红崖山、黑山头一段，东西地势略高，水不分支，形成大河，最宽河面可达二三里。黑山头以下，河流又分成几支，向东北流的称东大河，又称低河，经今民勤县东苏武山下流过，入猪野。西北流的有两条，一名大西河，一名边西河。沙井文化就发现于此河流的柳湖墩地方。后来由于沙漠东移，河流逐渐向东推进，原来的绿洲已被沙漠覆盖，不过沙丘之间仍然有古代河床的遗迹，牧民往往在河床上挖井取水。东西大河之间，也有许多支流，今天红崖水库以下的主干道，就是其中的一支。古代河流分布范围广，所

^① 《元和郡县志·陇右道·凉州》：“休屠城在县北六十里，汉休屠县也。”今三岔堡距武威城不足60里，但以汉里计，则有60里。

以绿洲耕地面积大，后来由于沙漠推进，沙土增多，绿洲耕地范围缩小，特别是西部更为严重，汉代的许多遗址，今天都埋没于沙漠之中，这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。现在的绿洲，基本上是一个长条地带。休屠泽水量减少以后，湖泊变成沃野。清代以来，大批移民在这里开荒种地，沧海变为桑田，绿洲更长了。汉代北部居民遗址，约在今红沙梁一带地方。清代以来，红沙梁东北又开出大批良田，谷水至武威县北入休屠泽，已经使人费解了。

古代的休屠、猪野二泽，湖面很广，储水量大，周围有大量的蒿草、灌木，阻挡风沙，起着保卫绿洲的作用。湖水向四周渗透，使周围的沙土固定，滋润草木生长，覆盖地表。湖泊蒸发的水分，增加空气的温度，起着调节气候的作用。

谷水下游的这片绿洲，古代不仅面积大，而且其他自然条件也很优越。汉代在河西走廊东部设郡，最初不设于姑臧，而设于今民勤县北的武威，和这里的自然条件、物产有很大关系。相形之下，汉代对谷水下游的开发利用要比上游早，经济方面也比较富足。

谷水平原还包括今永昌县地区。今永昌县境西汉时属张掖郡武威郡所辖。境内南山有两条水流出，今天一名东大河，一名西大河。河水相会以后东北流径双湾入湖泊。双湾东北，有昌宁堡，明代建于昌宁湖边。湖面不大，史料很少记载，湖水暗流分别入谷水和谷水西沙漠中。永昌西边为龙首山，这是谷水水系与弱水水系的分界，山东的这块地方，应是谷水水系平原的一部分。

2. 弱水水系平原(约今张掖、酒泉两个专区属县)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

“删丹，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，西至酒泉合黎。”